

北美文学的虚虚实实

黄蓉

非虚构的时代

2015年，是非虚构文类引领世界文坛的一年。这年，诺贝尔文学奖时隔大半世纪再次颁给了非虚构作家，白俄罗斯女记者、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中国，各大媒体年末盘点时，几乎对所有采访到的重要作家都提出了非虚构的问题：王安忆、迟子建……再看北美，过去一年里，在美国社会引发震荡，引起上至总统、下至百姓热烈讨论的，又是一本非虚构类图书。非虚构一词，在出现三十年后，似乎迎来了又一波发展高潮。

非虚构作品的如日中天，映衬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类作品的日渐式微。仅以美国为例：“在1982—2004年间，在美国阅读小说、戏剧和诗歌的读者人数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跌至历史的最低点47%，而非虚构文学的读者群却在不断扩大。”^①数据是可感知的手。读者阅读习惯的转变，在如今这个资本主导出版的时代，迅速改变了整个图书市场的面貌，继而还拓展到了其他媒介：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在书本上。在之后的几年内，美国各大报纸杂志中非虚构故事的数量大幅激增，叙事作品陆续出现在广播节目中，纪录片在电影世界重掀热潮。直到互联网改变了非虚构

^① “Writer, Read Thyself”,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2004, 64.

故事作家的工作方式，最终将这种文学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①

发轫于新闻业的非虚构作品，借鉴了虚构作品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当代新闻报道的转型，甚至入侵了原本属于虚构作品的保留地，从书本到报纸杂志，再到广播、电视，再到以“虚拟现实”为蓝本的互联网，非虚构俨然成为人们阅读、休闲的重要文类。而非虚构创作在当代美国文坛成为风潮，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学形式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最终会反映到文化层面上。非虚构文类的崛起一开始是从文本生产端展开的革命，它经过几代读者的广泛认可，被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几十年的积累之后，已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代文坛，自然而然也塑造着美国人有关美国文化的观念：

非虚构文学和优质的杂志是美国文化的增长点。二者远远超越了信息本身，它们提供对事实的解读，展现我们第一流思想家的理念。忽视它们便是在真正意义上将我们自身与我们的时代分离，而我们的时代毕竟是世上已知的最好时代。^②

上述引文很好地概括了非虚构文学成功的几个关键。首先，非虚构文学紧扣现实。这种完全贯彻“艺术源自生活”的理念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从创作角度来看，现实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保证了非虚构作品的丰富性；从接受角度来看，对当代现实的共同体验保证了非虚构作品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读者的经验体系。其次，非虚构文学源于生活，但不浮于生活。非虚构作品以呈现事实为出发点，要到达的目的地却是思想的领域，追求的是对事实的深层次分析。这一点，在读者处，

① [美] 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叶青、曾轶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 “Magazines and Non-Fiction Prose”，*The English Journal* 19. 2 (Feb. 1930)，pp. 165-166.

也能引发研读的兴趣。最后，非虚构立足的是当代。这一时间的限制恰是决定非虚构热潮的关键。经典固然常新，但在如今这一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事件的生命力往往有限，而人们处理、消化这些事件的时间较之以往，也缩短了不少。非虚构作品，正是有将人们与当下所处的时代更紧密联系的能力。

“热闹”的非虚构

2015年，若是在美国文坛选择一本最受瞩目的图书，那应该就是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所著的《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这本书是科茨写给儿子的信，教导后者如何在美国做一名黑人。从内容上来说，这算是一本美国“主旋律”书籍；从形式上看，走亲情路线的父子书信体形式也是一个相对容易为大众读者接受的类型。在近两年美国种族问题有所激化的背景下，这样一本主题和形式看似并不出奇的书却在美国社会投下一颗“重磅炸药”，激起层层反响。支持者认为，科茨是“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唯一一名最好的作家”^①；反对者则表示，科茨的“文章过分絮叨、重复，经常自我沉浸，只是恰到好处地让人赶紧放下它。”^②一个原本属于主流的书籍遭受到的，却是如此两极化的对待。

非虚构写作按照定义，其出发点是“非虚构”，即是“真实”。科茨在书中呈现的真实材料，便是美国过去四百年来的历史。转述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一般不会在读者中激发如此南辕北辙的反馈。但非虚构写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是对真实的解读。而正是科茨对历史在今世的独特呈现方式，引发了上述论争。仅举三例：

① 转引自亚马逊网站，见 http://www.amazon.com/Between-World-Me-Ta-Nehisi-Coates/dp/0812993543/ref=pd_sim_14_4?ie=UTF8&dpID=51nX2wGTFXL&dpSrc=sims&preST=_AC_UL160_SR107%2C160_&refRID=0EJX4T57VFXXGDN3FB9X。

②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ooks-and-arts/21656629-father-tells-his-son-what-it-be-black-american-letter-despair>。

面对黑人原谅屠杀亲人的白人时，科茨怀疑：“这是真的吗？……比如，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所以我说‘原谅你’？”此外，科茨还明确表示：“我的背景中毫无基督教的乐观主义。我只有身体和混乱。”最后，他怀疑奥巴马作为美国种族思想进步旗帜的合理性，在记者会上当众质问总统本人，以至于记者会后，奥巴马不得不私下告诫他：“不要绝望”。^①这三个例子，分别代表了科茨对个体、信仰和进步的悲观精神。而个人主义、新教精神和以“美国梦”为核心的进步主义思想往往又被视为美国发展的根基，更是此前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马尔克姆·X（Malcolm X）、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等前一輩民权运动者解决种族问题的关键理论支撑。因此，科茨的论述，既挑战了普通美国人心中美国史和美国形象，更似乎否定了美国黑人在民权上取得的成果。围绕《世界与我之间》这本书的巨大分歧，也就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科茨的书实际触发的，是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和伦理问题。

《世界与我之间》带出了非虚构对真实的呈现和解读的程度评判，而另一本与之主题类似的书籍则让我们思考非虚构的另一个问题。仅从题目就可以读出，2015年国家图书评论奖（NBCC）得主《解放时代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探讨的，也是种族问题，而且是种族问题的历史根源——奴隶制。它的作者大卫·布里恩·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更是大有来头。戴维斯是耶鲁大学退休教授，被誉为该领域在当代最权威的专家。《解放时代的奴隶制问题》其实是他毕生研究精华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此前，他的另一本非虚构著作已经获得了普利策奖。奥巴马还曾亲自接见戴维斯，表达对他研究成果的敬意。戴维斯学识渊博，文笔优秀，影响深远。他的著述，想来能获得广泛关注，更何况《解放时代的奴隶制问题》还有国家奖项的光环。但恰恰让人大跌眼镜是，在亚马逊网站上，

^① Benjamin Wallace-Wells, "The Hard Truths of Ta-Nehisi Coates", *New York Magazine*, July 13, 2015.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5/07/>.

本书的销量不佳，顾客评论只有寥寥的13条。作为对比，同样主题的《世界与我之间》不仅是种族问题的第一畅销书，收到的顾客评论更达到了1469条。^①两本类似主题的书，同样收获非虚构类大奖，又同时处在美国最关注种族问题的时代，如何反映在销量上，却冰火两重天？

科茨的书，因其论述的争议性，取得了现象级的社会关注。戴维斯的作品，四平八稳，有理有据，但是少有伯乐。布兰达·温尼艾波（Brenda Wineapple）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她谈到，戴维斯

更像道德哲人而非政治史家……他的分析……深邃，渊博，一贯睿智……道德进程可能是历史的、文化的和制度的，但其并非不可避免。综上所述，对于所有那些希望理解我们复杂、矛盾过去的读者，这本杰作都是必备书目。^②

评价中，几个词值得注意，首先，是与形而上紧密联系的“哲学”和“道德”，然后是几个与之惯常搭配的形容词：“深邃”“渊博”和“睿智”。需要考虑的是，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有多少读者还会想去读他们认知中“佶屈聱牙”的哲学著作，更何况本书还有道德说教的嫌疑？另一个书评人，司各特·斯皮尔曼（Scott Spillman）也许是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戴维斯的作品将持续在其领域外的读者中产生共鸣”。至少从亚马逊的销售数据上看来，这条路尚任重而道远。戴维斯和科茨两书在销量水平和话题热度的巨大差异，引出了非虚构写作的第一个问题：专业与大众的平衡。换句话说，便是如何维持非虚构作品较为专业的水准，同时摆脱学究式的晦涩，去吸引多数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在此过程中避免流俗。

^① 亚马逊网站，数据截止至2016年1月9日。

^②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307269094?ie=UTF8&isInIframe=1&n=283155&redirect=true&ref_dp_proddesc_0&s=books&showDetailProductDesc=1#iframe-wrapper.

“诗与真”

《世界与我之间》和《解放时代的奴隶制问题》提出的非虚构写作困境，在2015年北美的非虚构文坛，实际已有答案。当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非虚构类获奖书籍《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一部非自然历史》（*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便在知识和兴趣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这本生物学家的专业著作，获得了从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到美国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一致赞誉^①。本书呈现的，是自人类出现以来，受人类活动影响而灭绝的动物。这个故事，从前言展开：

太初，有言，黑影一片。本故事亦是如此，自一全新物种在两万年前出现时开始。该物种本自无名——万物皆是——但其却有命名之能。

……

若灭绝乃一病态话题，大规模灭绝，如是说，则是成规模的病态。这也是一个迷人的话题。接下来的篇幅里，我试图包含二者：了解知识的兴奋和其中的恐怖。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读完此书后，能欣赏我们所处的真正绝妙的时刻。^②

上述引文分属本书前言的首尾两段。第一段模仿《圣经·创世纪》的叙述；最后一段以作者的口吻提醒读者注意问题的正反两面。前言的目的，在于介绍书籍内容，吸引读者注意。作者伊丽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利用《圣经》开篇，成功将读者代入她营造的书本世界；而之后的叙述则如童话故事一般，将人类出现后与其他物种的互动娓娓

① http://www.amazon.com/Sixth-Extinction-Unnatural-History/dp/1250062187/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459998241&sr=1-1&keywords=The+Sixth+Extinction%3A+An+Unnatural+History.

② Elizabeth Kolbert, *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2014), p. 1.

道来。过程中，寇伯特保持了科学家的缜密头脑，论据充实，兼涉正反。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在加拿大，摘取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s）非虚构类桂冠的《蜜蜂时间——蜂房里的课程》（*Bee Time: Lessons from the Hive*）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一部非自然历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下是本书前言的前三段：

走进蜂房是智力的挑战，是情感的充实，是感官的体验，如此引人入胜。

时间放缓流逝。精神高度集中，意识更加灵敏，所有的官能都被调动起来。

进入蜂房有特定的节奏和仪式。我把裤子塞进靴子，带好面罩，燃起烟雾来安抚群蜂，所有准备活动都浸润着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它们传达了一种过渡，代表我从其他行为模式转变到了蜜蜂模式。^①

作者马克·温斯顿（Mark L. Winston）充分利用了简洁语言的力量。几个以“是”联系的并列句迅速调动了读者的智力、情感和感觉；第二段具体而微，时间的放缓和精神、意识力的增强呼应，展现出进入蜂房的兴奋和紧张；第三段中，一气呵成的几个动作凸显了作者的专业精神和仪式感觉。小小三段，作者也成功将读者引入了“蜜蜂模式”。

《蜜蜂时间——蜂房里的课程》和《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一部非自然历史》，都是当年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二者成功的关键，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从对两部书的评论中，最容易发现。先看两条对《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一部非自然历史》的评论：

① Mark L. Winston, *Bee Time: Lessons from the Hive*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4), p. 1.

一部关于我们物种的史诗级、迷人故事，读起来如同科学惊悚小说——David Grann, author of *The Lost City of Z*

寇伯特的讲述充满想象、活力、深度的报到，以及对我们的地球上现存或曾经存在的新奇生物和生态系统的无穷好奇。——David Quammen, author of *The Song of the Dodo and Spillover*^①

评论中，“史诗”“故事”“惊悚小说”等彰显了该书的文学特色，而“想象”“活力”和“新奇”等词强调了作者的文学功底。因此，文学性成为寇伯特作品成功的关键。同样的结论也可以适用于《蜜蜂时间——蜂房里的课程》：

温斯顿提炼了他毕生研究蜜蜂的成果，奉上对人性强有力的诗性冥想。——总督奖评审辞

温斯顿的风格高度个人化，他游走在报告式、科学式精确程度和对蜜蜂、养蜂和蜜蜂激发的文化结构的深层、诗化的爱意之间。——Steve Donoghue^②

诗化一词，被反复用来评述温斯顿的书籍。科学的真理在文学的滋润下，更有效地抵达人心。事实上，这原本便是非虚构小说的初衷。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混合了新闻报道和小说创作的文类，“它的基石不仅建立在历史性的记求之上，而且也常常建立在作者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私下会谈上”^③。非虚构提倡的是作者私人视角的介入和小说技法在客观叙述中的运用。于是，这一文体往往意味着打破呆板、不涉及情

① http://www.amazon.com/Sixth-Extinction-Unnatural-History/dp/1250062187/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459998241&sr=1-1&keywords=The+Sixth+Extinction%3A+An+Unnatural+History

② http://www.amazon.com/Bee-Time-Mark-L-Winston/dp/0674368398/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459998409&sr=1-1&keywords=Bee+Time%3A+Lessons+from+the+Hive

③ [美] M. H. 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20页。

感的表达,寻求更多元、更接近读者的呈现方式。简而言之,便是“诗”与“真”的有机结合,用诗性的语言将真理传递于众人。

对于两本生物学书籍来说,传播理性知识需要用文学式感性语言,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吊诡的结论。但叙述方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知识本身的减损,反而会帮助对知识的吸纳。譬如,《探索动物世界——链接虚构和非虚构》(*Exploring the World of Animals: Linking Fiction to Nonfiction*)是一部完美地将虚构的精彩用在传播非虚构知识的丛书。本书在每一章开篇先刊出一则和本章主题动物相关的小说,之后辅以关于这一动物的知识,最后再以一首诗歌作品结尾。编者如此解释这个设计:“本套书中,小说被用来建立兴趣,增加对话题的熟悉感,扩展背景知识,以及引入词汇。小说的目的在于令人愉悦,利用故事的力量来提升习得某一主题的欲望。”^① 虚构能行之有效地帮助非虚构知识的接纳和传播。

诚然,虚构的力量在非虚构写作中不可小觑。但非虚构同样也能将虚构故事的表达力提升到另一个等级。以2015年一部大热的剧集《冰血暴》(*Fargo*)为例。该剧的每一集开场都是“本剧是一个真实故事,故事发生在1979年美国的明尼苏达。基于幸存者的要求,人物姓名有所改动。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其余部分均维系原样”。为了增加剧集的真实感,上述开场词模仿打字机,将单词按字符逐一呈现,还辅以键盘的声音,更在每行结尾配上打完一行的清脆“叮”声。同样,虚拟的人物画面和当年的电视影像穿插,卡特总统、石油危机、伊朗革命等等赋予了电视剧纪录片的感觉。一部完全虚构的电视剧,煞费苦心穿插这些非虚构的片段后,能增加整体的严肃程度,引发观众的深度思考。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其背后的含义,却不亚于非虚构作品的真实程度。

因此,非虚构和虚构在材料选取方面,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归

^① Phyllis J. Perry, *Exploring the World of Animals: Linking Fiction to Nonfiction* (Englewood: Teacher Ideas, 1997), p. xiii.

根到对真理的表达，二者实际殊途同归。詹姆斯·布里顿（James Britton）总结说：“一切有价值的写作都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有所创造，而想象力不止局限于诗歌”。^①此外，虚构和非虚构若是结合得体，还能相互促进，达到单一文类难以触及的效果。王安忆提到：“非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而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②既然现实和理想对完整的生活都是无法或缺的，那么，非虚构和虚构在表现真理时，更不能“只手遮天”。如王尔德所言，“真理从不纯粹，永不简单”。那么，对真理的表达更是如此。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矛盾、张力和互动，最终指向的是真实的多维与复杂。

① James Britton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London: Macmillan, 1975), p. 31.

② 王安忆，《虚构与非虚构》，《天涯》，2007年9月8日。